歸震川先生定本

顧太史評閱唐宋四大家文選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題四大家文選

文章以精氣爲主變化排蕩適隨其人其事爲機勢筆力曲折

赴之雖極之百千萬億當不至雷同勦襲寻生平最喜史記此也史記上自五帝下

逮漢武臚列本紀年
表書傳規模意象合
之無一筆不史記者
試循全本曾自爲格

式一筆相肖否人各
一人事各一事即有
其人其事大略相類
畢竟意義所注非可

牽合縣斯以譚後千百世復有龍門出雖二十史皆爲史記乏無疑也亦各象其人

各列其事也今之學
史記者我惑焉一人
而強按其類某人一
事而強按其類某事

事本不相襲而必增損其支以附於史記一成之體人本不相爲而必緣飾其辭以

合於史記一定之章
是有史記而天下後
世遂無自見見之人自
見之事千百世之人

之事皆附會於史記
之人之事也摹儗竄
竊之陋爲文章之弊
至于此嗚呼古之人

豈有是乎古之命能文章家即今摹儗竄竊之徒不心折如韓柳歐蘇者豈有是乎

韓柳歐蘇集具在欲
指何句何字襲史記
不得而其所描寫自
書手眼生氣奕奕眞

弃史記上下不能有史記而薄四家彼摹儗竄竊之徒度其經營不肖史記不已無

論不肖縱肖矣直小
兒之塵羹塗飯雖欲
棄四家並傳亦不觝
肰則似史記不必史

記也眞能爲史記者不必似史記也端居多暇取四家文各錄一帙門人子弟問史

記者曰史記後之史
記在乎是也荒江虛
墅日落烟流杖屨旣
休几案寂歷取吾錄

讀之倦可以起憂可
以樂疾可以愈志慮
可以精明耳目可以
霧動且屬之曰是當

藏諸名山而俟後之
君子焉
歸有光熙父題

讀可法思之言
君子焉明耳目可以
藏諸名山而俟後之

四大家文選序

夫生而好古者此人之情也聖王離文質而立極先陰陽以安

命而其治世之所現不出乎禮樂文章則所謂欲有以易之必求所以厭之蓋可思

矣士生斯世爭言文章亦無怪乎其肰也苐令人究不如古人則取法乎古夫人而

知之矣任天不如任學則孜孜討論亦夫人而爲之矣顧獨未嘗究古人之精而得

其樞極後起者將曰
夫是也猶未獲珠者
也我將有以勝焉則
厭之者未極而欲舉

天下之士習而易之俾之繇支而返實克臻乎脩齊治平之事未之有也肰則何如

余故嘗以教兒輩也

夫古則邈矣近代而

來有千百年而一人

者則人爭㬎其重矣

又況其人盡一生之精神而所存不過數首又況其所存之文其中用意之至微者

乎推是而我能使之
振躍奔走於我之文
章則後起者夫亦可
以止於觀矣千百年

而一人所稱四大家
之文非乎第未必得
其中用意之至微也
夫韓退之之文淩空

說意藏抑揚於推渾之中其質非子長也而作以子長之法意則獨出一樞者也何

也子長之文現爲史
記而其實凌空發論
其中歷千頭萬緒一
行以感慨之胸臆破

空而走不帶一絲韓
取其法以成一家而
人莫有知之者也柳
子厚較峭潔其文獨

出體雖取國語以飾之然亦其才然也歐學韓者也子瞻之文人見其跌宕豪往而

不知其純乎孟堅者也大抵古今之文類有兩途或能言之而要未有了然於口者

曰說意敘事而已說
意之文生議論於無
端之中雖無其人無
其事而熟讀其妙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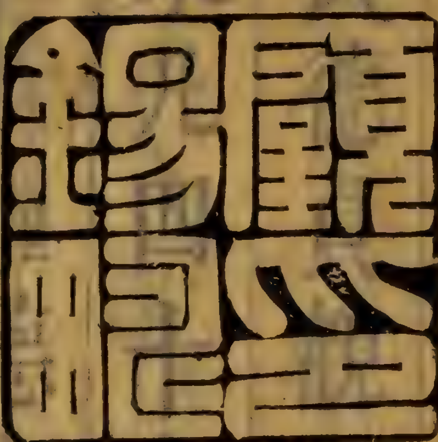
真似假尋之無路幾令人忘其始末者也詩家太白得其法而韓深入無間柳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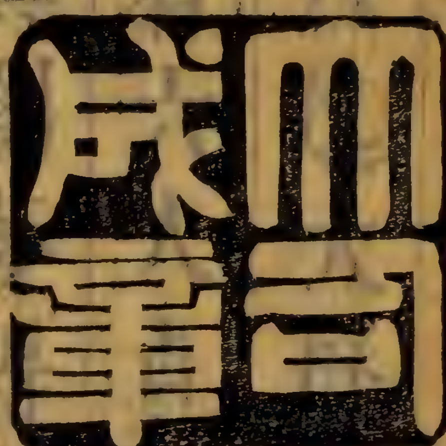
者也敘事之家發論
必有原委出意必求
蹤跡侃侃之容巖巖
之氣以意爲之蘇於

此中神變百出而毆墜其崖者也讀四家之文者幸細心暗索必得其用意之微若

夫理解則請求之於
六經証之於四子
皇明崇禎辛未季冬
望

鹿城顧錫疇題





六經[illegible]

皇明[illegible]

臺城顧錫疇選

序

六藝自魏晉以迄南北朝唐爲
冣自武德貞觀以迄大曆貞元
能文家凡四十有六人貞元爲
最貞元時權德輿劉夢得韋處
厚裴晉公李元賓歐陽行周以

英絕之資彈壓天下其特立獨行而橫絕千古者韓昌黎爲冣唐承六代之積貞元又承六帝之積宙合英傑之氣於是乎結結久而舒則必雄偉魁奇磅礴而凜烈犯人主之怒奪三軍之

帥開衡岳之雲馭驪魚之暴未足以竟之也必有卓踔雄渾宏深奧衍之文垂之篇章播之歌咏歷千禩而益光昌黎文公其信然耶輯其文若干首李漢云詭然而蛟龍集蔚然而虎鳳躍

鏘然而韶鈞鳴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如先生者子孟子而後可易得哉方今文章熾興有識者搜唐宋大家而梓之弁先生於首如登太山履石封望天都若蓋黃河如帶矣每誦其文

轍引滿浮白歌曰詩盛盛唐文
盛晚唐

鹿城徐開雍題

言而[illegible]

此於武事如先生者于孟子而

後可易得哉方今文章燦興有

識者搜唐宋[illegible]先

[illegible]如登太山嵗不挂望天

[illegible]

唐大家韓文公文選目

卷之一

表狀議

論佛國表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論捕賊行賞表

復讐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論淮西事宜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禘祫議
改葬服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卷之二

書

上張僕射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陳給事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孟尚書書
爲人求薦書
與于襄陽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與李翱書

與崔群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與衛中行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馮宿論文書
重答張籍書

卷之三

書記

答李翺書
答劉正夫書
答崔立之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答侯繼書
答呂醫山人書
答竇秀才書
答尉遲生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新修滕王閣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燕喜亭記
畫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鄆州谿堂詩記

卷之四

序

送孟東野序
送陸歙州序
送許郢州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皡下第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董邵南序
贈崔復州序
贈張童子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楊支使序
送何堅序
送廖道士序
送王秀才序
荆潭唱和詩序二首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區冊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鄭尚書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韋侍講盛山士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
張中丞傳後序

卷之五

原論辨解箴頌雜著

原道
原毀
爭臣論
諱辨
進學解
獲麟解
擇言解

知名箴

子産不毀鄉校頌

伯夷頌

雜說一

雜說二

雜說三

送窮文

釋言

守戒

對禹言
讀荀子
讀儀禮
訟風伯
潮州請置鄉校牒

卷之六

實録碑銘
唐順宗實録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平西淮碑
柳州羅池廟碑
滎陽鄭公神道碑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卷之七

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劉公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孔司勳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

貞曜先生墓誌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瘞硯銘

卷之八

哀辭祭文雜傳本傳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祭田橫墓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房君文
祭十二郎文
潮州祭神文
太學生何蕃傳
毛穎傳
圬者王承福傳
文公本傳

韓文公文選目次畢

昌黎一生大節所在讀之正氣凜凜

唐大家韓昌黎文公文選卷之一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表狀議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

不事佛者如此

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虛

事佛者如此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帝所痛恨在此

議論痛快而近於戇

借虛情作實景

數語

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
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
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
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
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
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結

祖法

極論事佛之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不了）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委曲回護）
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
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
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弃其業次若不即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言法而正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又翻一意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安頊塞他後路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眞西山曰韓公奏議非特此一篇取佛骨一表以見公扶正道闢異端之功云

茅鹿門曰韓公以天子迎佛特以祈壽護國爲心

故其議論只以福田上立說無一字論佛宗
旨
歸震川曰是氣所磅礴凛烈萬古存

按其議論只以福田上立說無一字論保宗

吉

歸震川曰是氣所磅礴凛烈萬古存

古人不輕易下筆如此

竟欲步武詩書此是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勑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絶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

昌黎高占地步處

常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迹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刻刮群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

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頑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强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慚羞戰怖之至

茅鹿門曰不獨碑文冠當世而表亦壯

顧瑞屏曰昌黎撰次欲得其人柳州報國思惟文章非兩公不敢自命斯語惟兩公能不負斯語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

一段極得明天子遣重臣刺州郡体

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

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

一目言文章得意處一字不謬

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惜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怠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

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其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

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茅鹿門曰遭患憂讒情哀詞迫

徐文昭曰佛骨一表何壯也潮州謝表欲憲宗封禪泰山又何諛也余於昌黎此等處不能無議云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内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絶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

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爲
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且出
語正而快
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
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
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
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
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況今元濟承宗
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
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

老成藥石之語

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劒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威德所加兵不汗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强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徃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

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强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强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

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諜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臣於告戒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倂惷之罪而收其懇欵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

名言

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歸震川曰通達事體之論

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

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

閒出入今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閒漢得天下

勞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

能言言之則史書之體成之樂取之外是其深計哉處

復讐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

撇開法律放出經術一頭地

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三段是引經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

依舊無下手處然只合如此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何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抱○前○三○段○是○議

茅鹿門曰以經術斷律當與子厚文叅看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勑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幷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

風味似西京文字

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本色折拼）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群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

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閒之
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
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

茅鹿門曰議論博大而氣亦昌

王遵巖曰沉雄而典型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蓄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巳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

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
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
急着
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
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
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
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
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
名議
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

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輙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二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怛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

上客利害瞭然

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
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
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浮劫
皆能自防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
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
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
深於練兵者
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
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
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

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縣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
至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接應所以數被功劫致有損
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兵家之略）
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
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
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
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
散失

洞中事情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勑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

急着

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
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
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
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用四海
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
令兇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暗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

離其黨散其羣是兵家妙筭

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以前件謹錄奏聞

茅鹿門曰予始慕昌黎爲文詞或特疑其馬遷劉向下一文士而已及讀所論淮西事宜並鑿鑿中名實可當施行其經略措置與宋韓范富歐略相似特韓范諸君幸而遇則聲施昌黎未幾卽爲讒搆所坐不遇則摧悲乎豈非士之幸不幸由命哉

陶石簣曰是昌黎經濟文字識達事體洞悉機宜坐而言起而可施行者此類是也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

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勑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欵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徐文昭曰痛切事情不滅賈生流涕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内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

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

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

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

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太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

詞嚴語正足占韓公禮樂精深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

不刊正論足占韓公禮樂精深處

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歸震川曰公文多奇奇怪怪至議典禮之文又何醇雅也此與改葬服議並可稱名儒之文

顧瑞屏曰反覆詳明正大典核當與西京劉歆等

議並傳

禮樂精深足占韓公不刊正論

召臣對西陳

推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可

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可采

之祭不亦頗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

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祭之合廟祖

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其衆合祭其寡則是太

解經處即明辯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

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

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穉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

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

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
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
服也

茅鹿門曰昌黎文本經術處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塡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

轉入才有議論

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資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業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

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
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
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桒其事及其歳時日月然後
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
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
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
一轉又幹入
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
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
名言
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

結得適健峻潔

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韓文卷之一終

唐大家韓昌黎文公文選卷之二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書

上張僕射書

蘇老泉曰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

纔是立脚處

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

就身翻入

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

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入附之語〕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
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
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
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
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
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
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

三段文勢如珠走盤

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

二意層翻退之每用此

法從孟子得來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茅鹿門曰申情之文故宜於圓暢反復

顧瑞屏曰是大根氣人語雖平暢中有圭骨稜稜之致

破衆人而伸己說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塞後路）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諦以戢喻）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

告大夫當如此

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摇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命之一端也

唐荊川曰婉而宕其詞旨與司馬相如諫獵書相

參

霹空起

後念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以周公壓倒也）哺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

將無作有生波瀾

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一一一伏案)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斡轉有神力)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

榭上只換三字

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爲輔相亦近（了周公案）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抱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

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

占地位

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

只一句結上自身

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冐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歸震川曰一味用虛字斡旋持議亦復正大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旣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宗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

冷落之狀如繪

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

失曰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靡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

日進處

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

昌黎信心之語一字不謬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退處）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遺且以爲知已者之報執事以爲何如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茅鹿門曰昌黎遇而不遇其書如此

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
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辭之
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
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
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

語工理匝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

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每作此等波）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輙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

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

孫月峰曰極力鍛鍊却又一氣揮洒

只一層意却弄出无數波瀾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葢非（突起）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葢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葢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葢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婁婉）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

一句正收文法最妙

無觀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茅鹿門曰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其文亦奇

退之論佛究竟在福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以上是不知佛處

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拿一孟子根脚正大

如江河之决西漢中佳處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

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

控

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愈再拜

茅鹿門曰翻覆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爲第一

徐文昭曰縱橫反覆如龍如蛇則吏部之工於文詞軒昂磊落如日如月則吏部之正氣所留也

一個譬喻上折入就中審論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頼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巳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

歸結自身
只一句

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以終始言之耳

歸震川曰昌黎本色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

已上凡六轉如轉蓬

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挽上生下）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材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冷）也愈雖不木其自處不肯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

公是時爲四門博士一命之卑亦足以祿妻子何乞哀如此

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愧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茅鹿門曰前半瑰瑋游咏後半婉戀淒切

顧瑞屏曰重巒叠嶂而飛流湍激之勢未嘗不具焉

反跌此
畫乎何言
亦足以謙
一命之卑
四門博士
公時是解任

為文二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
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
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
貴之資是為不遇費闕下一朝之享而足也若曰吾
未得與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

忽喜忽悲光景如生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

淋漓淨疊出可泣可涕此一篇精神處

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于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

結得不盡

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閤下濟之以巳絕之年賜之以旣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

裁之度之、

歸震川曰淒涼悲憤讀此文而不惻惻動者非屬目盲定屬心盲

與李翺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愢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

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于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

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汙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

唐荆川曰翻覆辨論總不放倒自家地位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養生訣）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

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

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竊之閫奥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言從）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學問相知）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

有似太史公伯夷傳

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月奴隷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頌中含諷

感慨

怨而不誹
悲而不傷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頴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

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强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比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

歸震川曰情至之語沁人心脾非與崔羣深相知不須抒寫到此非昌黎亦不能抒寫到此

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兇鎖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

一轉刼得妙

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迹接於諸侯之國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頊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

遺公必不爲也善人始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
又一轉情曲
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
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庶人不盡
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
孔子之道幸甚

顧瑞屏曰曲折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

確然不可磨滅

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

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
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
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内、有以
自娛、足下喜我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也、

茅鹿門曰、公之卓然自立處固在

爲文辭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
日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
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絶一室之內有以
自娛足下喜我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也

茅鹿門曰公之卓然自立處固在

千古同悵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敘雅有點綴）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

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

一句收有力

將閫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愼誡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顧瑞屏曰風味直逼西漢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蝨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點綴生色）（古雅）

識明鑒洞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頴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句法好）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閤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釆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韓集談兵之惟見於此

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

徵兵之失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極中肯綮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兵之得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茅鹿門曰論兵機宜更勝前篇

世眼之不可論文如此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感慨）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

均非定論

得此兩人恰好商量文字詩盛盛唐文

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盛晚唐信夫

然閔其棄俗尚感慨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
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歸震川曰論文處名言痛快

第一段恐著書闢佛之有患也

二段言著書之難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言下則上可知）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

三臣言是著書不可輕易

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
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
也且曰自我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
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
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
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
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於中土也葢六百年有餘矣
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
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

將不必著書作餘波

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

昌黎本意

商論不能下氣若㬵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倒影好

唐荊川曰本是三節文字而活動不羈

茅鹿門曰韓公不汲汲著書固其力之未至抑其時之不暇耳而云云者乃從而爲之辭然文特工甚

韓文卷之二　終

宋鹿門曰韓公文不汲汲著書固其力之未至抑其時之不振耳而言出於口者乃從而爲之辭然文其工拙